

COVER TO DISCOVER
幕后封面女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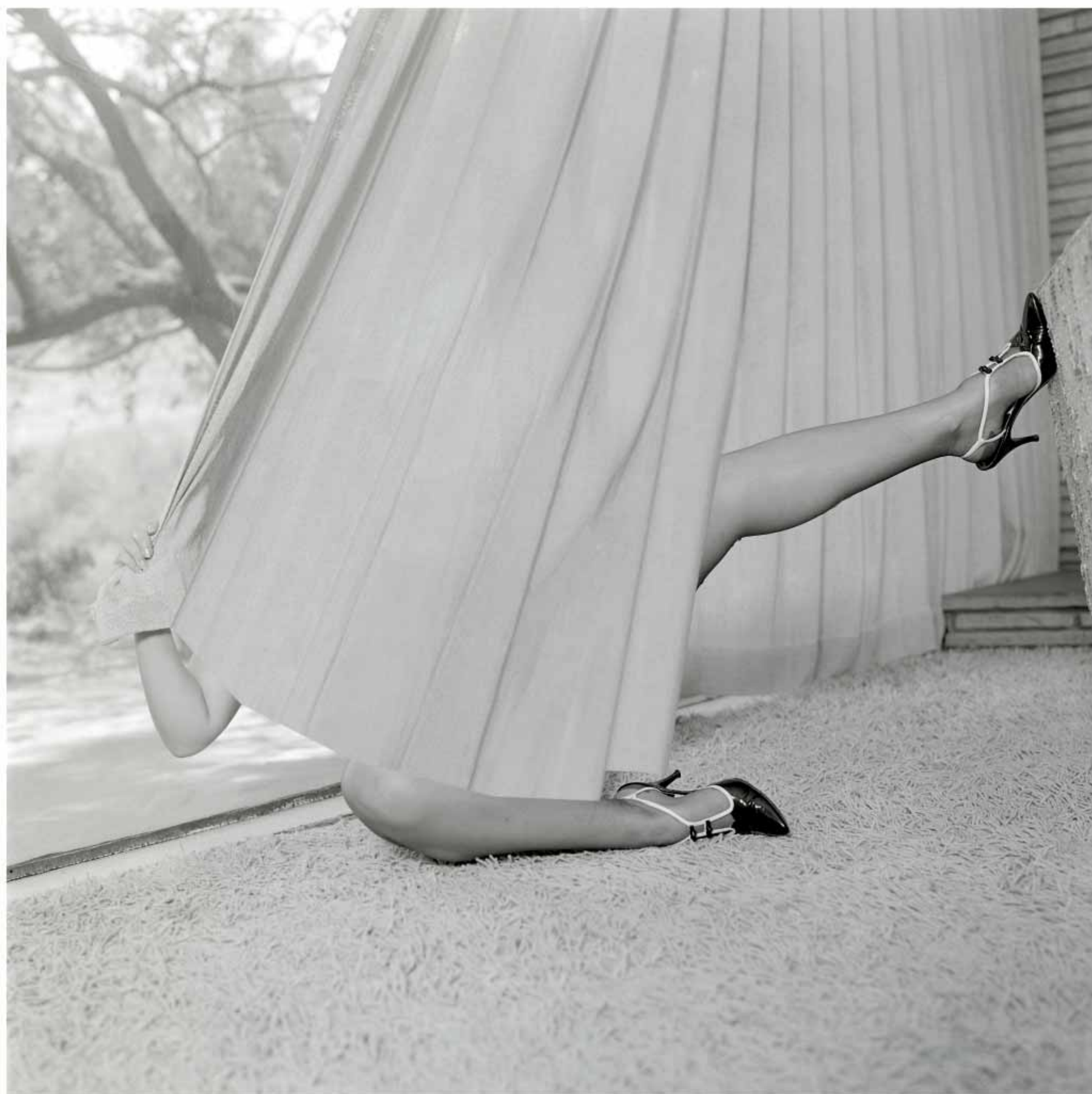
文+杨帆 图+Eva Stenram at the Ravestijing Galley



Drape (Centerfold II)



Drape (Colour I)



DRAPE IV

虽然曾就读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（RCA）摄影系，伊娃称自己对相机是如何工作的或者灯光的使用等知之甚少，称她为“摄影师”她也许不会认同。听起来或许有些复杂，但她是一位“与照片打交道的艺术家”（An Artist Who Works with Photographs）。

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这位与照片打交道的艺术家伊娃·斯特兰姆（Eva Stenram）目前常驻伦敦，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对老照片、网络图片、旧海报和旧杂志封面等材料的数码再加工，却往往创造出一种令人惊诧的诡异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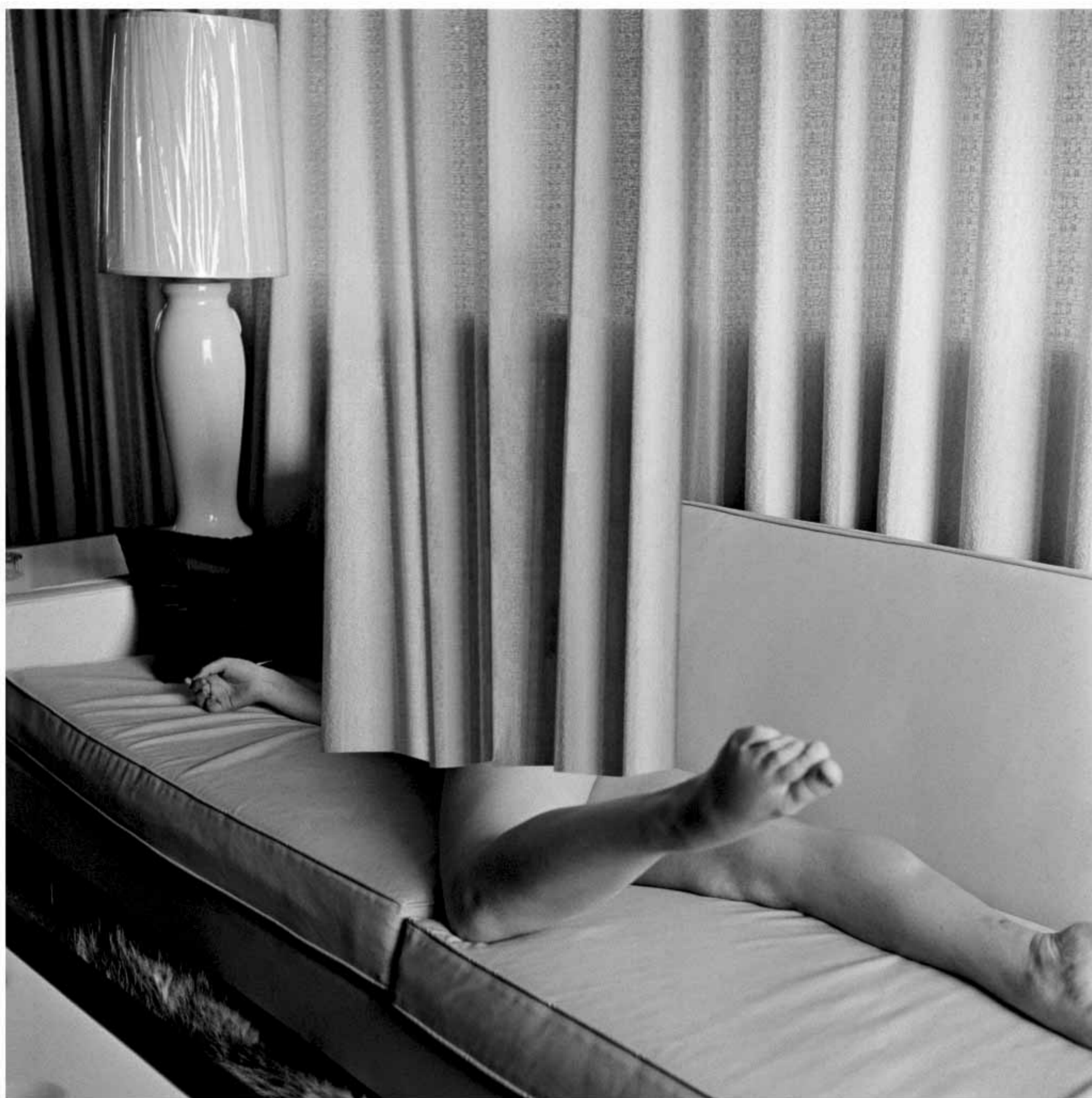
在“重塑历史”（Retouching History）系列中，她尝试去探索一个设想——如果你有机会和父母同岁。她从自家的家庭旧照下手，让20岁的自己与彼时年纪相仿的母亲并肩坐在酒吧里，就像两个常去酒吧的伙伴，这样的呈现有着令每个观者掉进联想的引力。在“毛片/森林_图”（pornography/forest_pic），斯特兰姆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货真价实的激情图片，把场景带到森林的空地上，然后修掉了图片中的人体。图片中人体的存在不能被看到，却能被感知，床单被无形压在草地上，旁边散落几片不整衣物，画面看起来就像一个个等待被发现的犯罪现场。

斯特兰姆最新的作品“帷幕”（Drape）用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性感海报，海报集合了在居家环境中搔首弄姿的女郎，背景都有着窗帘帷幔。斯特兰姆用数码修图把图片中的帷幔织长，遮盖画面中女郎的头和身躯，又偏偏露出一段肢体。斯特兰姆对图片欲说还休的修改，使得原本还算自然的摆拍姿态变得超自然，反常，甚至使人发笑。在近半个世纪后，斯特兰姆的创意没有把这些居家性感图变得更加暴露，而是更加保守，这个想法本身就不寻常。

由于帷幔和剧场有着紧密联系，斯特兰姆的作品引导着观者审视图片中的女郎的种种表演姿态。尤其在DRAPE IV中，画面展现出这位姑娘虽然拽住帷幔挡着自己，但毫无遮拦地引导着你直勾勾的眼神，就像她完全有意识有一群观众正在围观她。帷幔的存在本是为了保护隐私，是一个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隔断，但在斯特兰姆的作品中，帷幔作为害羞的遮盖，却成为了好似脱衣舞中最后的一刹前的视觉保留，它不仅从背景被提至前景，其意义亦被完全颠倒。用这些帷幔遮体，画面中的女郎比原本海报中的搔首弄姿更加挑逗着你的神经，因为你不是在看，而是在窥视，在你的头脑中，总是试图掀开遮掩，一探究竟。帷幔也成为了心理意义的隔断，那儿背后更隐秘的想法就只能自己看到了。

光腿、赤足、丝袜和鞋子作为画面明显内容，使得帷幔这一作品系列与恋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。弗洛伊德说恋足癖是性欲在其他身体部位的置换，作品中这些无面女郎不是因为他们的或者个性而被关注，而是因为她们身体特征和身体部位有了成为恋物对象的价值。任何身体部位，甚至任何东西都有成为恋物对象的潜力。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·梅兹（Christian Metz）认为照片本身就是一个恋物的对象，因为广义看来，它代表了一些逝去的、不在场的东西，以供收集或膜拜。作品帷幔不但在内容上是对身体部位的恋物癖，也不仅指向照片的恋物价值，它激发着对一种在镜头下表演的身体的迷恋。虽然斯特兰姆没有去直接拍摄，却表达了有如福柯对于外界注视被内化而影响人自觉行为的观点，帷幔，颠倒公共和私人领域常态，影射着一种充满了表演意识的社会。

在摄影世界的一些版图，明显的数码修图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罪恶。斯特兰姆在创造这些作品的时候似乎没有把“修图修得像”作为第一要素在考虑，所以效果更是诡异。她并不是唯一一个“与照片打交道的艺术家”，约翰·斯特扎克（John Stezaker）已经这么做了多年，并于2012年获得德意志银行年度摄影大奖。他也惯常使用旧照片，大胆地进行再创造，使之产生超现实的新视角和距离感，由此对图片原本和新的语境发问。要知道斯特兰姆女士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曾是约翰的学生，一切就不难领会了。不同的是约翰·斯特扎克的作品常是对现有图片的裁剪拼贴，直接、断裂，斯特兰姆对图片的数码修改却是不动声色浑然天成的。她的情色实验概念简单，却是精致而聪明的，它们不断地提醒着观众，摄影含义广阔，于是轻易包含了从摆拍到修图，从色情到诙谐的所有跨度。



Drape I

MIND: 我们得知你是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(RCA) 的摄影专业, 但是在你曾经的采访中你提及你对相机的使用不是很了解, 我们很想知道, 皇艺教给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我在皇家艺术学院学到了太多。皇艺的摄影专业单独地支持每个学生的艺术实践, 并且一直强调的是做一组作品时候的概念和理论方法。导师和学生的工作方向始终是培养学生自我发展, 成为一个艺术家。它不是一个技术性的摄影课, 但是你会学到很多摄影相关理论。如果学生想研究相机呢也是可以的, 学院有极佳的技术资源和也有技术人员可以提供帮助。我一直对数码拼贴和修图更感兴趣, 所以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对模拟媒体进行数字化, 以及如何使用 Photoshop 软件, 而学习如何使用相机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。

MIND: “帷幕”系列的灵感来自哪里? 是先有“使背景变为前景”这个想法的吗? 为什么会使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报和挂历女郎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没错, 最初的想法就是在一个图片里把它背景里面的窗帘或者帷幕提前, 遮盖住它前面的人。我之前尝试过使用一些没有情色意味的图片, 那看起来也挺有趣, 但是少了些让人震惊的感觉, 直到我遇到一些几十年前的旧海报, 画中女郎总是在一个窗帘或帷幕前面摆弄姿态, 这就是“帷幕”系列的源起。

MIND: “帷幕”这系列作品中你最意欲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我对当代文化中一些摄影图片一直十分着迷, 海报和挂历女郎更是不同寻常的迷人, 因为情色和色情影像在我们社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模特以身体诱惑着看照片的人, 他们的身体是图片的焦点。在“帷幕”系列, 前景与背景置换位置, 而背景——即帷幕, 成为了这一组作品的命题, 而这样的数码操纵造成了图片场景的内部断裂。一旦背景帘幕降在模特身体前, 也就是说与她接近的机会被拒绝了, 而只展示她还隐约可见的身体, 观众这才充分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偷窥欲和情欲的冲动。我的兴趣在于, 把看图片的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画面主体以外, 那些东西常被忽视, 却可以让人产生幻想。我想通过我的作品去探索观看这一行为的不同可能性。

MIND: 我们注意到你的艺术手法难免让人想到约翰·斯特扎克惯用的概念, 多年前他也是你在皇艺时候的老师, 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对你艺术想法的形成阶段产生了任何影响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约翰·斯特扎克在皇艺任教批评与历史理论, 每周在美术系有讲座, 他的讲座都非常精彩, 也许对我的美学和艺术兴趣产生了一定影响。只是当时我对他的作品也不是很了解, 但是我想, 那时候作为学生的我和约翰·斯特扎克已经有着许多共同的艺术兴趣, 尤其在拼贴不同图像和加工即成图片上。

MIND: 能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工么? 你有否考虑今后重以摄影师的身份做创作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我现在正在同时进行三个项目, 其中两个是对现有图片的创作, 另外一个是一个影像作品, 用的也是现有的镜头。我的多数作品创作周期一般都长达一年, 或者更长。我的创作媒介是摄影图片, 在过去我也拍摄了很多自己的图片, 我今后也会考虑返回以摄影师为角色的创造。

MIND: 请讲一下你的兴趣吧, 你最喜欢哪些艺术家? 平时读一些什么书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超现实主义摄影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, 艺术家我比较钟爱曼·雷, 布瓦法尔, 布劳绍伊, 贝尔默等。最近看的书……在我的床头现在有弗朗塞特·帕克托 (Francette Pacteau) 的《美的症状——艺术与文化论文》, 露西·舒特 (Lucy Soutter) 近期出版的《为何艺术摄影?》, 希拉·海蒂 (Sheila Heti) 的小说《蒂克纳》和汉斯·贝尔默的《人偶》。

MIND: 从你的履历看来, 从在皇艺毕业后工作非常高产, 我们想听听您对年轻艺术家的建议。

伊娃·斯特兰姆: 坚持创造, 并且坚持做使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努力去工作, 但是别进度太快, 作品成为好的作品需要时间和沉淀。另外, 注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

MIND: MIND是一本新的美学杂志, 您能与读者分享一下你对什么是美的理解么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“美”是一种不靠谱的描述, 因为她不断的在转换和改变。

MIND: 你对中国有着什么印象? 有再次来中国的打算么?

伊娃·斯特兰姆: 我来过中国两次, 一次是2008年来上海参加了一个在证大当代艺术馆的群展“欧洲态度”, 1990年中期的时候我还去过一次北京。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短短十年间的变化, 令人震惊。我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。说出来没人相信, 我小时候还学过汉语呢, 是我那时候一个好朋友的父母教的, 他们都是中国人。可惜现在我忘光了, 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再去中国, 尤其是向中国观众展示我的作品。